

X-Rays America

Ginsberg Forum

费林格蒂 等著
文楚安 主编

透视美国

金斯伯格论坛

Robert Ginsberg

四川文艺出版社

out Edie in California!" or "homeless avenues!"
these are key phrases —

"Thriving" means being active, energetic,

continuing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the city.

透视美国

——金斯伯格论坛

费林格蒂 等著
文楚安 主编

Ginsberg Forum

X-Rays America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透视美国: 金斯伯格论坛/文楚安主编.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2. 9
ISBN 7-5411-2144-4

I. 透... II. 文... III. ①金斯伯格, A. —人物研究—文集②金斯伯格, A. 诗歌—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 K837.125.6-53 ② I712.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0250 号

透视美国——金斯伯格论坛

主 编 文楚安

策 划: 金 平
组 稿: 金 平
责任编辑: 金 平
封面设计: 周靖明
版面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喻 辉
责任校对: 汪 萍 等

开 本: 880 × 1230 1/24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 408 千
印 张: 14.75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卫干院印刷厂
邮政编码: 610012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公司
电 话: (028)86666700[发行部] (028)86662959[编辑部]
书 号: ISBN 7-5411-2144-4/I·1820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 (028)86636481 8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028)87438866

X-Rays America

Ginsberg Forum

透视美国

——金斯伯格论坛

“一个伟大的诗人去了 / 可他的声音 / 还在不停地回荡 / 永远也不会消失……”费林格蒂在艾伦·金斯伯格去世后如此写道。

· 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符号，一位有非凡影响力的诗人，“垮掉一代”代表人物金斯伯格的创作活动开了一代诗风！作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致力于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争取民主、自由、反战、黑人民权、妇女解放、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极大地影响到当今的社会理念和生活方式。他留下的诗歌连同其精神遗产将是人类文化中经久不衰的话题。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金斯伯格研究专集，与我们常见的评论、学术文本的风格大相径庭。精选了中国、美国及其他国家学者有关金斯伯格及其作品的评论、随感、回忆录和纪念性文章，收录了《纽约时报》历年来有关金斯伯格的报道、专稿，《滚石Beats文集》中的“金斯伯格绝笔”等精彩文章，多角度展示了金斯伯格的方方面面。书后还附有金斯伯格作品的英文目录、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金斯伯格的档案资料，为读者提供了从未有过的思考空间。

“great poet is dying / But his voice/won't die / His voice is on the land ... ”wrote Lawrence Ferlinghetti in memory of the passing away of Allen Ginsberg,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ets in 20th century.

Ginsberg, whose writing career of over half a century as poet laureate of the Beat Generation, opened up a fresh perspective and ushered in a new age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 As an ardent public figure dedicated to the fight for the democracy and freedom, plunged in the movement of anti-war, black civil right, women libe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Ginsberg exercised strong and everlasting impact on the social ideas and the life style of the people in this globe. His writings with his spiritual legacy is and will be talked over from time to time.

This first Chinese publication on Allen Ginsberg embraces critical essays, commemorative articles by scholars of different nations from America to China, also including article-selections from New York Times and Rolling Stone Book of the Beats (1999) regarding Ginsberg, which in all show from various angles what a figure Ginsberg is. The appendix in English: Allen Ginsberg Bibliography, Allen Ginsberg's FBI file are essentially helpful to readers in need of further reference.



编者摄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校园

1998年5月14日

文楚安，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英文系，四川大学外语学院英语教授，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翻译文学学会副会长，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理事，致力于美国文学 / 文化，尤其是美国“垮掉一代”研究及译介，发表论文、文章近百篇。出版译著十五部、四百余万字。主要译著有：《荣格：人和神话》，《与狼共舞》，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约翰·厄普代克《S.》，《马克·吐温幽默作品集》，《在路上》，《金斯伯格诗选》等。专著有《“垮掉一代”及其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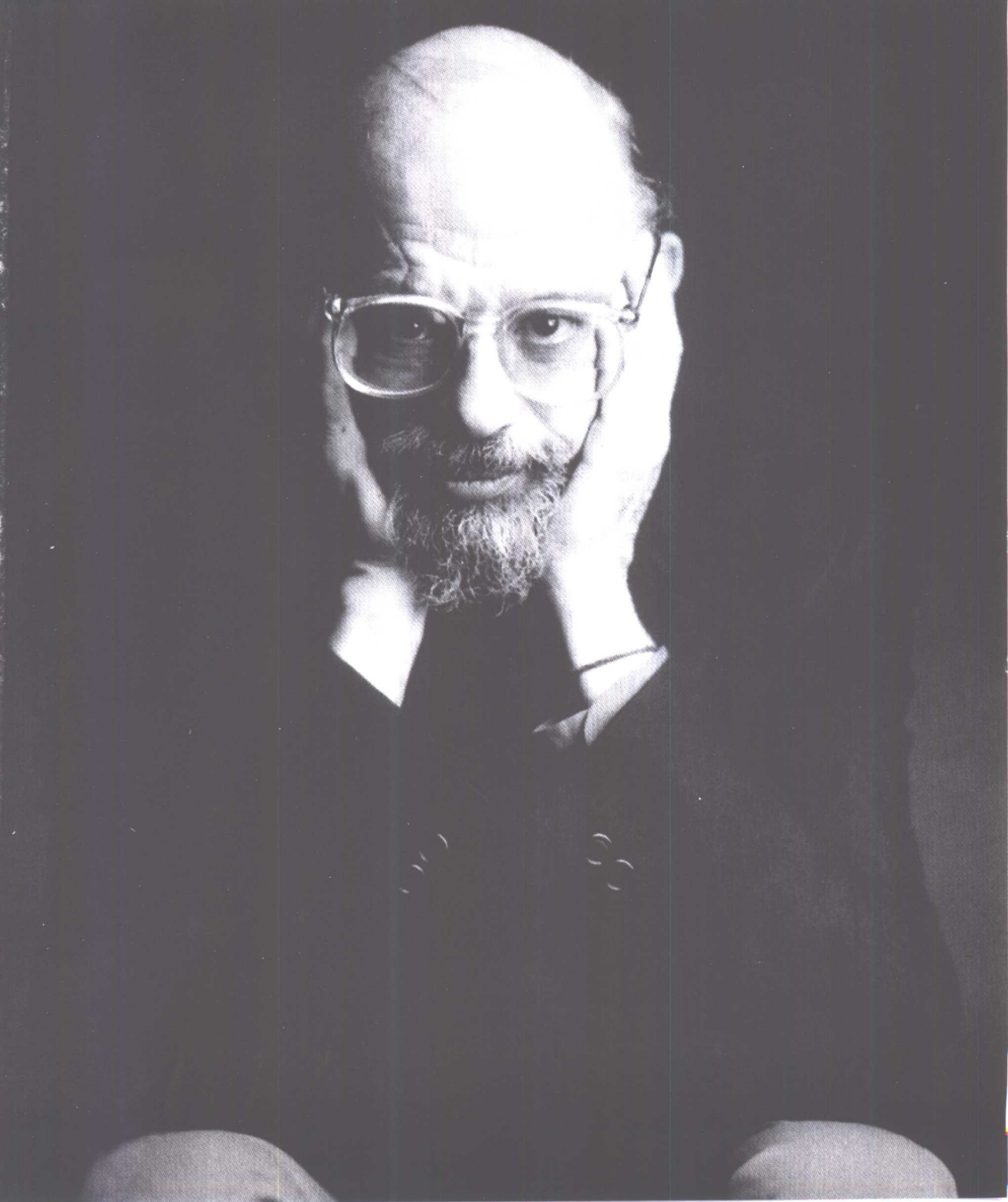
《在路上》，《金斯伯格诗选》分别获第四届(1999)，第五届(2001)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已入典《中国翻译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译学大词典》(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

曾经到美国哈佛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香港大学研究访问。

Wen Chu-an, professor of English,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China; graduated from English Department, Sichuan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Chongqing;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Deputy director, Sichu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engage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particular wellknown for his Beat Generation studies, to which he has contributed quite a number of essays and articles

Professor Wen has published one book: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Others*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15 volumes of translation, including *Jung: Man and Myth* (1988), *Dance with Wolf* (1992) *Stanley Fish: Readers Response Theory* (1998), *John Updick: S. (1997)*; *Mark Twain: Humorous Tales* (1998), the first full Chinese version of *Jack Kerouac's On The Road* (1998), *Allen Ginsberg: Selected Poems* (2000) ect.

As a visiting scholar, professor Wen Chu-an had his academic trip at Harvard (USA); University of Toronto, McMaster University,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Hang kong University.



说不尽的金斯伯格

——序 言

文楚安

又是四月，今年的四月一开始就不寻常。月初就像是夏天，一向阴阴郁郁的成都突然放晴，久违的阳光一扫冬春的寒冷，真是，一夜间就进入了另一个季节。我记得有好几天，善于捕捉最佳卖点的市民报纸居然就有“周末去哪儿度夏”，教人们“如何购置夏装”的版面，而且还有“游泳池开放”的新闻。可好景不常，冷不丁寒潮从北方袭来，北京甚至青岛都有沙尘暴，温度骤然下降，我们庆幸成都没有沙尘暴，可是一夜之间又仿佛回到了冬天。“成都现在已经没有春天和秋天”，这已经是并非新鲜的感叹了，不知其他地方如何？大自然的变脸在多情善感的诗人笔下当然不会没有生花妙笔，而对四月，T.S. 艾略特在《荒原》中的那句“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April is the cruelest season）最为惊心动魄；就在我欲将本书最后编定，撰写这篇序言，并送交出版社的四月，这诗句自然跃于脑际。是的，金斯伯格就是在四月去世的，到今年的四月五日正好是他的五周年祭。这本纪念他的书在四月完成也算是巧合，虽说，从策划选题、确定篇目、约稿、翻译的 2000 年开始到现在，一晃就是两年多……

—

本书选题其实早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我就考虑过。我发现，国内对“the Beat Generation”（中国译为“垮掉一代”不妥，我主张用“BG”代之）的翻译很少不说，我国学者写的研究性的评论就更是屈指可数。当时，国内已经有若干外国作家的评论译文集问世，如关于狄更斯、惠特曼、海明威等人的。编者精选国外有关某一作家的重要评论文章组织人翻译出版，使未能有机会接触原文资料的中国研究者和读者在一本书中就能够较全面地了解某作家。当然，国外类似的研究性质的论文集很多，有条件的研究者自可直接找原著看；可对于大多数读者，这些译本事实上成了他们接近该作家的入门引导。BG 在中国长期名声不佳，“垮

1

Alfred J. Rosenberg

掉一代”这个名字就更让人着实吓了一跳，这其实是与缺乏译介、尤其是缺少正确的评论有关。比如金斯伯格，我相信，如果能出版一本有关他的研究性译文集，读者就能够较全面地认识他。当然，那时即使我编译好这样的书也未必能够出版。

1997年—1998年我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主要进行BG研究（当时金斯伯格已去世）。在纽约，我访问了金斯伯格的秘书、金斯伯格基金会负责人鲍勃·罗森塔尔（Bob Rosenthal），收到了他赠送的一些有关金斯伯格的书，其中一本是1986年为庆祝金斯伯格60周岁而出版的，书名是《最好的思绪：向金斯伯格致敬》（Best Minds: A Tribute to Allen / Ginsberg），由鲍勃·罗森塔尔和著名的金斯伯格研究家比尔·摩根（Bill Morgan）共同编辑，收入了金斯伯格的291位亲属、朋友、作品翻译者、评论家、甚至还有接受过他作品影响的人的291篇文章——大都短小，形式不拘，如金斯伯格多年的朋友、BG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就写的是诗。这些文章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记叙与金斯伯格的交往，都是有感而发，点点滴滴的片断合起来就是金斯伯格其人。当时，我就想有机会一定得把其中的一些文章介绍给我国读者。此外，我手中还有一本是艾伦亲自签名在1993年寄给我的《论金斯伯格的诗》（On the Poetry of Allen Ginsberg），由路易斯·海德（Lewis Hyde）编辑、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收集了美国主要报刊上发表的对金斯伯格其人其作品的评论。显然，同《最好的思绪：向金斯伯格致敬》相比，这本书非常学术化。如果从两本书中各选择若干，融理论与感悟于一体，作为二十世纪的伟大诗人之一、具有独特个性的社会活动家、西方青年一代思想宗师的金斯伯格其人就会比较清晰、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2000年，拙译《金斯伯格诗选（1947—1997）》屡经周折后终于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来自学术界和读者的热烈反应使我深感我国的研究者和一般读者需要更多地认识金斯伯格，除了阅读作品（即使是翻译），评论性的研究文集实在很有必要。而事实却是即使在国内大图书馆，有关资料（原文的国外出版物）也很难找到。近年来，我还非常高兴地看到，BG和金斯伯格已经吸引了更多的读者、研究者，尤其是专攻美国文化/文学的研究生；可他们在写作有关论文时遇到的一个棘手事儿就是第一手外文资料奇缺，而且国内学者的有关论文/文章也极少，我本人就不断收到他们的求助信，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在中国出版一本金斯伯格评论集的条件成熟了，我长久以来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于是我向四川文艺出版社提出了这一选题，很快便被认可，只是社方提出，这一本评论集不但要选入外国评论家的文章，而且也要容纳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特

别是金斯伯格同中国的一些学者有过交往，曾经在1984年到中国访问，其间到了北京、上海、保定、桂林等地；虽说在《中国组诗》中，他曾经抒发过他的感触，但一定还有一些未曾披露过的有趣事儿，如果有这方面的文章就会更有意义。

本书的外文资源主要是选自上面提到的两本书。此外，考虑到自1997年金斯伯格逝世以来，有大量的纪念文章和相关评论。本书因此应该有新近的材料，所谓“盖棺定论”吧。我选择了另外两本书：1999年由纽约滚石出版社（Rolling Stone Press）推出的《滚石 Beats 文集》（Rolling Stone Book of the Beats）和2001年由哈泼科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出版的《自发性心绪：金斯伯格访谈录选（1958—1996）》（Spontaneous Minds - Selected Interviews 1958 - 1996）。金斯伯格同美国爵士音乐、摇滚/滚石乐的关系可谓深厚，他认为诗歌本质上是语言的音乐，所谓“歌”也，主张诗歌回归到其本义，要接纳口语，要能朗诵又能歌唱。他的一些诗歌广为朗诵不说，还被谱成布鲁斯。爵士、摇滚音乐中的那种即兴灵感同克鲁亚克、金斯伯格身体力行的自发性创作原则是吻合的；爵士、摇滚音乐歌手、艺术家在精神上与BG的联系更是不言而喻，因此，在西方青年中很有影响的《滚石杂志》1967年在BG发祥地之一的旧金山创立后，就同BG关系密切，发表过金斯伯格、斯奈德等BG作家的诗歌，不断登出有关BG的书评和对BG作家的访谈录，而BG作家、艺术家，包括金斯伯格、巴勒斯、鲍勃·迪伦等也常常为此杂志撰文。和另一先锋刊物《长青杂志》（Evergreen）一样，《滚石杂志》的影响力始终不减，在不同的年龄层都拥有广大读者。金斯伯格逝世的当年，《滚石杂志》（1997年5月29日，第761期）就率先出了金斯伯格专辑，不但有专文，而且还有一组包括金斯伯格当年的BG伙伴巴勒斯、加里·斯奈德、肯·克西、柯索等人，也有诺曼·梅勒、冯内古特等的纪念文章。自然，这本《滚石 Beats 文集》中有关金斯伯格部分，比如上面提到的悼念专文、纪念文章和库伯尼克（Henry R. Kubernik）1996年对金斯伯格的访谈录也尽可能选译了；也从《自发性心绪：金斯伯格访谈录选（1958—1996）》中选译了几篇访谈录；此外，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主流大报《纽约时报》半个世纪以来关于金斯伯格的报道、评论可以说目睹了BG的发端、发展史以及金斯伯格个人的文学历程，我也尽可能地选译了，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下辑，这些既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资料难以在国内觅到，相信会令读者和研究者喜欢。

二

本书上辑主要是一些回忆性的随感，大都选自《最好的思绪：向金斯伯格致

Allen Ginsberg

敬》，主要内容前面已谈及。其中，《晚宴贺词》记录了那天晚上的一些发言摘要。著名诗人约翰·阿什贝利说：“读诗是现代诗人惟一能赖以生存的方式。艾伦绝对是第一位以自己的诗歌谋生，并将自己大部分作品奉献给了别人的诗人。他将大量时间献身于自己所信奉的事业。”

这的确是金斯伯格的魅力之一，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当下中国诗歌朗诵的勃兴，似乎都可以把金斯伯格的影响考虑进去。阿什贝利的另一看法特别值得重视，“我认为不是主流社会接受他，而是他慷慨好施与乐于助人的行为最终得到了主流的认可。我觉得他改变了美国诗人的地位，使诗歌成为人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已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与我们相距甚远。我认为这不仅归功于他的诗作，而且要归功于他真诚而有启迪意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我、对许多读者，乃至对许多美国人都具有教育意义。”金斯伯格之所以被曾经视他为“边缘”“地下”诗人的主流认可，主要是因为其诗歌成就；但他的那如阿什贝利所说“慷慨好施与乐于助人”品性，亦即他自始至终的“平民性”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这一辑特地选编了有关学者对金斯伯格在法国、意大利、波兰、印度等地的回忆文章，连同中辑金斯伯格在捷克被驱逐，访问德国（包括前西德和东德）的情况等两篇，读者可以看到体现“在路上”BG理念的金斯伯格的世界性声誉是如何造就的。遗憾的是，除了在德国这一篇是我特约德国著名的BG研究学者霍斯特·斯潘德勒撰写的，内容全面且时间跨度到现在，第一次发表，其他几篇都有些“过时”之感，好在下辑有关金斯伯格逝世后的若干材料可以弥补。

《艾伦·金斯伯格离开了行星》是金斯伯格的秘书鲍勃·罗森塔尔应我的要求为拙译《金斯伯格诗选》撰写的序言，记叙了金斯伯格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同时披露了金斯伯格逝世前的情况，文情并茂，所以也收入。戈登·博尔是金斯伯格的密友之一，《遗失了的那就是艾伦》是他特地寄来的。他谈自己“参加了为金斯伯格举行的两个西藏佛教式葬礼。第二个葬礼历时四个多小时，对外公开（共有400人参加，有人坐着轮椅、有人坐着诊疗椅来了），有人在会上发表演讲，有人朗诵《卡迪什》。最后，以焚烧艾伦照片的仪式结束”。众所周知，金斯伯格1972年皈依佛教（确切地说，是藏传佛教），法名是“达摩狮”（Lion of Dharma）。佛教式葬礼也许意味着人生圆满。鲍勃曾经约我去到金斯伯格生前在纽约曼哈顿买下不久的电梯统楼（loft）——一间没有隔开的偌大房间（卧室客厅书房一体），自然还有厨卫空间——但见一张大书桌上供奉着佛像和他的宗师、已故西藏喇嘛宗喀巴（1939-1987）的遗像，墙上有小型佛教壁挂，木地板中央铺有一幅藏毯。

鲍勃说，金斯伯格每天都要在上面打坐冥思。或许，对于 BG 和金斯伯格来说，克鲁亚克所说的 Beat 的另一含义“beatitude”——即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极乐至福”只是一种精神乌托邦。他们的“享受人生”理念和放荡不羁同佛教的平和、淡泊、克己禁欲如何能绝妙地统一，实在是一大悖论。

美国 BG 学者威廉·劳勒的《诗人的椅子》，后 BG 诗人弗农·弗雷泽的《一份迟到的赞赏》是专门为此书撰写的。他们都同金斯伯格有过接触，弗农·弗雷泽还访问过金斯伯格。以他们各自的身份（前者是大学英文教授，开 BG 课程，后者是十分活跃的诗人和小说家）来回忆金斯伯格，读起来就格外亲切。

中国作家、学者与金斯伯格的交往，特别是金斯伯格 1984 年在中国访问的情况一定是研究者、读者想知道的，可却鲜见，因此，我特地向有关学者约了稿，也大多是被我逼出来的吧。比如江枫的那篇，我是希望他谈谈金斯伯格在北京访问时有趣的“小插曲”之类的。不用说，他太忙；我想他既然允诺了无论如何会完成的，没有催促他。过了大半年打电话一问，好家伙，他还没动笔！我说写成随感最好，不用太理论化。最后总算完稿，一看我很满意。他这样描述：“1984 年 10 月，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一间宽敞的大教室里见到了这位诗人金斯伯格。算不得魁梧的身材，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下半个脸上留着一部可能会使人联想起雨果、惠特曼或是海明威的大胡子，双手摆弄着一种结构简单的小型手风琴，一边演奏一种旋律单调的伴音，一边便从胡须掩映着的嘴巴里念念有词地朗诵起来——按中国流行的标准来评判，简直算不上朗诵，因为他完全不采用中国朗诵艺术家们那种抑扬顿挫、大起大落、悲天悯人的戏剧性腔调，而只是调匀了气息一句一句或是一行一行地往下读。”江枫的感觉是对的，金斯伯格到处朗诵，可完全是说话似的，不像戏剧独白那样刻意去制造效果，即使是我们以为最需要激情的《嚎叫》和《卡迪什》，也不过是他把一个长句一口气读完而已。没听过他朗诵（或录音）的人是没有这一感受的。江枫对 BG 在中国的译名“垮掉一代”的看法倒很宽容：“人们已经开始理解这几个汉字就像原文那两个英语词一样，都是不可望文生义的专用指代符号，毕竟是被指代客体赋予指代符号以世纪含义而不是相反，‘垮掉’一词之译得不妥至今也已是显而易见，至少，他们的代表人物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在美国以至世界文学和诗歌历史上留下了自己个性鲜明的清晰印迹。”

赵一凡曾经翻译过金斯伯格的《嚎叫》，也最先试图客观评论 BG 和金斯伯格。早在 1979 年，其论文《“垮掉一代”初探》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学报》创刊号发表。我正是冲着这一点请他撰文的。他也是大忙人，没料到 he 非常爽快地答应，而且很快就交了稿！没想到 1983 年金斯伯格同一凡在波士顿还有这么一段趣事。一凡在《读书》上的文章以思辩理论性见长，但文如其人，即使是那类文章，他也不以教诲者自居，常常不乏幽默机智。这篇回忆录记叙感受，文字很洒脱，把金斯伯格这样一个反叛诗人的个性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那晚的金斯伯格诗歌朗诵会“气氛相当可观：眼见他人到中年，满脸苦难印记，加上浓密胡须，嘶哑低音，听众不免要感情投入，渐渐鼓起掌来……只听他不知疲倦地背诵各式风格的旧作和新曲，我也为之感动，甚至觉得，他仿效惠特曼而成的破碎长句，自有其独特而新颖的一种现代音韵。接近尾声时，男孩子大群起立，狂吹口哨，女生则眼角晶莹，双手舞动，有节奏地呼喊起‘艾伦、艾伦’”。金斯伯格的确有非凡的亲合力，赵一凡所见到的观众对他朗诵诗歌的狂热劲儿许多人在回忆录中都提到过，令人惊讶的是几十年都如此！非常戏剧化的是金斯伯格到一凡宿舍见面会晤后的一幕，“艾伦在我的房间高谈阔论，指手画脚，原形毕露……《环球报》记者闯入我的宿舍，要拍我和艾伦的特写，我不允，坚持外出，到一家饭馆去谈话。在哈佛广场一家餐馆，吃饭谈话过程中，不断有人围观，与艾伦签名留念。更有艾伦的狐朋狗友源源而来，一一击掌相认……餐馆被艾伦及其朋友占据，屋内人种斑驳，语言混杂，奇形怪状。这种地下文化的疯狂色彩，与哈佛广场的静谧气氛大相冲突，我开始如坐针毡，承认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Square’（即艾伦一直嘲笑的‘正人君子’）……时过正午，我很饿，却没机会吃东西。餐厅里烟酒交加，众声喧哗，演成一场嬉皮士啸聚。他们习以为常放浪形骸，如今让我明白了克鲁亚克等人早逝的原因。几声叹息后，我借口上课，与艾伦告别。余下的人继续喧闹，并开始吸引门外警察的探视……”次日报纸登出了他和艾伦的照片和专访，这段往事的意义在于“虽然平淡无奇，倒也能从一个侧面印证中美两国文化的鲜明差异，以及彼此间强大的相互吸引”。

北岛与金斯伯格的交往较多，收入此辑的是《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当年我在美国时就在华文大报《世界日报》上读过，好像还不止这一篇。北岛对金斯伯格的观察很准确，娓娓道来，具体而生动，可正是那些平常生活的细枝末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童心，坦率、真诚的金斯伯格。

王逢振的《回忆金斯伯格》记叙他见到金斯伯格的印象，也许并不那么鲜明，不过，他认为“金斯伯格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在诗歌主要是工匠式的写作艺术的时代，是他把诗歌带出了书房，带上了乐队指挥台；是他以雄辩壮丽的诗

韵，将诗歌带入到公众演说的场所。他的巨大的才能和个人魅力，他的批判和反抗精神，影响了一代代对社会不满的青年”。这难道还会有谁怀疑么？

孙建的《忆艾伦·金斯伯格二三事》把他同金斯伯格的交往写得深情动人：1984年冬天，金斯伯格到复旦大学外文系访问，孙建是翻译兼陪同，因此“有机会走近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垮掉一代’的巨擘”。那时中国改革开放还不久，“金斯伯格居然谈及许多和性事有关的问题……使许多女士抱羞而去，避而远之”。甚至在同当时的谢希德校长见面时，他还“认为性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的关键，主张教师和学生应同居一室，实践柏拉图式的‘爱’的教育方式”。看来，金斯伯格的信念可真是异常执著。孙建所谈及的许多情况，包括金斯伯格诵唱布莱克的诗歌“吟唱中，他时不时停下，说出拍点；唱到激动时，他拍案顿足，气冲云天。神态俨然像一个中世纪的游吟诗人”。

贺祥麟先生同金斯伯格有过两次见面。从他的《难忘金斯伯格》一文中，我们才知道1980年在贝尔格莱德的一次国际作家会议上，金斯伯格“刚一认识我，他便提出想访问中国的要求，希望我帮忙”。实际上，也许这念头还要更早吧。贺祥麟先生还谈到陪同金斯伯格游览桂林山水的某些趣事。

遗憾的是，金斯伯格在保定河北大学访问的情况我没找到当事者来叙述。不过，金斯伯格在保定写的几首诗直接提到在河北大学讲演和在保定的所见所感，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我如此热爱老惠特曼》《W.C. 威廉斯在我梦中所写》《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等诗作。

三

本书中辑以评论性文章为主，主要针对金斯伯格的一些代表作品，尤其是《嚎叫》《卡迪什》，当然也有全面性的评论，如海伦·文德莱的《对美国的透视——艾伦·金斯伯格四十年来的诗歌》就写道，他的“每一部诗集都有值得称道难忘的诗篇……总体来说，金斯伯格的诗犹如X光线，四十年来美国社会主体的相当一大部分都被它透视无遗了”。这指的是美国体制从冷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表卡锡主义、越战、在国际事务到处插手干涉他国内政、充当“世界警察”，到国内的种族歧视、压制异己等等丑行。认真说，金斯伯格的世界性声誉，不仅因为他是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不可替代的杰出诗人，还因为他是全球范围内反对专制、独裁、压抑人性自由的代言人；他的诗歌具有的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精神上的正直、坦率、大无畏勇气、自我宣泄，很清楚地同“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

主义划清了界限，就此而言，他可以说深谙“文以载道”之要义，而且身体力行。劳伦斯·费林格蒂的《〈嚎叫〉被控告始末》非常值得一读，它是研究 BG 尤其是《嚎叫》的重要文献，所以把此文放在这一辑。

金斯伯格的作品大都有自传性质。作为犹太人，他本人对犹太人身份的如何认同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艾伦·格罗斯曼的《艾伦·金斯伯格：作为美国诗人的犹太人》就特别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金斯伯格的诗是一种末世文化环境里的诗。它是犹太人的诗，因为犹太人是历史上受难者中最具象征性的代表”。如果赞同这一看法，无疑《卡迪什》就是二十世纪反映犹太人痛楚心灵史的代表之作。格罗斯曼非常正确地指出，“必须牢记的是，金斯伯格诗中的美国犹太人形象与艾略特诗中的欧洲犹太人形象完全不同。艾略特笔下的犹太人是我们熟知的与夏洛克和‘丑陋的美国人’相似的形象。金斯伯格笔下的犹太主角则是偏激的年轻犹太知识分子的典范，出生在不适宜的时间和地点，现在既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政治地位。他已用尽一切方法以取得个人身份，性也好，种族也好都用过了，然而，他仍然决定歌颂他的存在和属于他的历史时刻”。正因为这种困境，所以金斯伯格并不想特别表现自己的犹太标记。格罗斯曼的以下一段分析极有启发意义：“金斯伯格的诗歌文化，尽管它竭力想使自己本土化，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国际文化。《卡迪什》一开始，便与雪莱的《阿多尼斯》有着新柏拉图式的联系，还有对希伯来赞美诗的预言性的回忆，以及对基督教启示录的模仿。他的风格成功地唤起人们对于济慈、哈特·克兰、威廉·布莱克、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圣经》钦定英译本、《白鲸》那充满喜悦的文体，以及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充满智慧的文学作品译本的回忆。由于惠特曼身上的这种国民形象是金斯伯格自身的一种理想形式的坚定象征，于是金斯伯格与美国的融合便是通过努力使一种根本上是属于外国的意识形态美国化。对于金斯伯格来说，想要作为诗人生存，那么必须用诗人身份替代民族身份。”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学时，金斯伯格因在宿舍的窗户上涂写过反犹的污言而险些被开除，他干吗如此？“令人惊讶的是，金斯伯格用以表达心目中敌人的形象，有一些竟是在传统文化中用以表达犹太人角色的形象。”格罗斯曼的看法是：“对于犹太文化的一种矛盾心理贯穿于金斯伯格的作品中，这似乎是他在公共场合表白的一个重要部分。”单就这一点，金斯伯格其人就很值得研究。

这一辑中，几位中国学者的论文应该说。除了刘树森的一篇（征得他同意，文章有所删节。此文探讨了金斯伯格对惠特曼的继承和发展，颇多启发，值得一

读。)都是应编者之约特地新写的:肖明翰的《他这个人就是他的诗》令人信服地阐释了金斯伯格及BG遗产:“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信念对‘垮掉一代’的所作所为和生活方式做出价值判断,但金斯伯格等垮掉派诗人和作家绝非‘虚无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是精神上执著的探索者,他们总是在不停顿地追求建立新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在这方面,金斯伯格最为突出……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其他各种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从各方面冲击着美国社会,使之终于解体为多元社会。六十年代是美国历史上自南北战争以来最为动荡的时代,也是美国社会经历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的时期。出现在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垮掉一代’是这场变革的始作俑者和新精神的先驱,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中金斯伯格无疑是最勇敢的弄潮者。”与之相成趣的是虞建华的《语言战争与语言策略》。据我所知,国外学者对《维基塔中心箴言》评价很高,认为此诗是金斯伯格“一切可以入诗”诗歌理念革命化的又一典范,他把新闻报道和社论,乃至数字等都写入诗中。虞君具体考察了这两首长诗各自的社会大背景,“《嚎叫》发表十余年后,金斯伯格已经成熟了许多,也冷静了许多。他更多地以理性的争辩取代过去狂怒的控诉和谩骂,采用的是一种与先前截然不同的语言策略。笔者认为,《维基塔中心箴言》可以被看作金斯伯格诗歌的一个新高点,是他在新的文化环境和政治气候中大胆进行的诗歌新实验,具有开拓意义”。具体说来,“在他的诗歌和多次访谈记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意识形态中‘无烟战争’的关注更甚于越南战场上真枪实弹的战争。这首长诗中,他提及语言和媒体不下百余次。这是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政府只有在国内用语言的武器进行狂轰滥炸,才有可能维持在越南的战争;而民众只有打赢语言的战争,才有可能结束真实的战争。金斯伯格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站在舆论战的最前沿。《维基塔中心箴言》本身也是语言反击战的一部分,而诗歌反复揭露的,又正是政府操纵媒体、操纵语言的险恶用心”。我在同虞君交谈时兴奋地表示,如此剖析是深刻的,“六十年代金斯伯格的反战立场,能够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理解和支持。语言上,他也需要大多数人的接受和认同。摆事实是打赢语言战争,结束真实战争的最好武器。他有充分的自信,他的诗代表的是民众之声,正义之声”。我尤其认同虞君的结语:“《维基塔中心箴言》说明,到了六七十年代,这位‘垮掉派’的主要代表已经超越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十年代的自我,也改变了放荡、狂躁、扭曲的个人形象。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能看到诗人清醒的政治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

任职于漓江出版社的莫雅平是一位诗人，拙译《金斯伯格诗选》最初就是通过他并由该社买下版权准备出版的，等我完稿之时这选题被撤，出版社还白白赔了钱，我一直很歉然。叙及这段往事，我是想说，北大英文系毕业又是诗人的雅平对金斯伯格并非一知半解，他写的《在什么情形下我想起金斯伯格》一文可以证明。这是一个中国诗人与金斯伯格的心灵交流，联系到中国诗坛的纷争，涉及顾城之死，涉及金斯伯格在中国青年一代诗人中的被接受。可从约稿之日到完成“拖了”一年之久，我打给他的催促电话就有十多次。他对我说：“这篇文章是被你逼出来的！”可逼出了一篇好文，是编者、更是读者之幸！

金斯伯格对中国当代文化/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影响已经无须证明；问题是他对中国当今诗歌有何积极的或消极的意义？报刊与网络上不时有断言片语，可还缺少实证性的宏观或个案性的探讨。袁亚娟女士的《“激情教父”金斯伯格和当代中国诗坛现象一瞥》自然只是一家之言，她的看法也可以争论，但我认为此文无疑作了有益的尝试，虽说我们期待更有理性、更细致的文本解读。

《金斯伯格诗选》一书出版策划者和责任编辑金平的《净化美国灵魂的金斯伯格》最先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然后被国内外华文网站纷纷转载，可见有一定影响。他其实在呼吁国人要真正地认识金斯伯格，他认为“金斯伯格的诗，是透视美国社会五脏六腑的X射线”！对于因反对美国“资本——工业——军事一体化”的种种罪行而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黑名单的金斯伯格，长期以来却在中国被斥之为“垮掉代表”实在是历史的误会。欣慰的是，读者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如金平所言，“捧读他不朽的诗篇，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老惠特曼的由衷呼唤：净化美国精神的不朽诗篇，‘强大而微妙的’金斯伯格——他是一代人的灵魂”！

与我同居一城的易丹一开始就欣然同意为本书撰文，并且最早完成。由于本书推迟出版，他的《〈嚎叫〉或圣·金斯伯格的庄严弥撒》先发表于《读书》。易文写得很“形而上”，显然，这是经过严格的人文学术训练，或者说学院派氛围熏染的人才写得出来的那种文章，但并不枯燥。联想（够绝妙！）到被萨特称为“圣·热奈”的那个“私生子、小偷、流浪汉、男妓加囚徒的剧作家和诗人”的让·热奈（Jean Genet），易丹把金斯伯格称为“圣·金斯伯格”委实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这一定位实际上已把长期以来在中国，乃至其他地方强加于金斯伯格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辞统统推翻了！金斯伯格也无愧于这一称号。看看易丹怎么说的：“《嚎叫》已经从一个叛逆的边缘角色，转换成了美国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其间的

‘经典化’（canonization）过程，也已经被文学史家大书特书。”承认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易丹对《嚎叫》的新的解读最终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当我再一次阅读《嚎叫》，再一次在金斯伯格絮絮叨叨的诗行中寻找‘垮掉一代’精神坐标的时候，我却体会到另外一个金斯伯格，另外一种接受状态。与那种狂暴、破坏和毁灭的定位相反，与‘嚎叫’这样一个标题所直喻的形象相反，在《嚎叫》中我并没有体会到一种狂怒的声嘶力竭，并没有看到一种‘汹涌澎湃’的潜意识爆发和喷射。甚至，所谓‘垮掉一代’对社会的激烈‘反叛’，也被一种深情的喃喃自语替代，消失在弥撒曲般的崇高结构之中。”何以如此，出于与作者这一“重读经典”结论的共鸣，恕我再引用一段他的论断：“从社会学和历史文化学的角度看，金斯伯格和他的《嚎叫》以极端的方式在对抗一个了无生气的灰色美国，这也是在中国接受者心目中的金斯伯格和‘垮掉一代’的当然形象。然而，一旦我们脱离了这个宏观的语境，进入到那些连篇累牍的意象之中，进入到全诗祷文般的节奏之中，我们又会发现，所谓对抗和反叛，其实只是相对于意象本身的社会文化属性而言。麻醉品、同性恋的肉体娱乐，感官的痛苦与发泄，正是这些与当时主流社会价值格格不入的东西，导致了《嚎叫》的爆炸性社会阅读和接受效果……《嚎叫》是一条流淌着时代污水和垃圾的施洗之河，圣·金斯伯格赤身裸体，浸泡其间，伴着河水汨汨，高声吟诵灵魂得救的庄严诗篇。”

编辑中国学者的这一组文章时，我由衷高兴，在中国，金斯伯格研究不不再是“禁区”，而且，如此独立思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包括金斯伯格在内的“BG研究”今后一定还会有新的突破。

出版《透视美国——金斯伯格论坛》一书的目的，是为了向我国对金斯伯格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尽可能丰富的评论性、随感性资料，所以特地在最后补充了英文附录——金斯伯格作品目录、美国联邦调查局关于金斯伯格的档案，希望借此能推动BG及金斯伯格研究。

金斯伯格在他的诗中常常涉及到生命和死亡这样的永恒话题。金氏终究皈依了佛教，也许也是希望灵魂再生吧，不过，他对生命和死亡的看法其实是很坦然的，早在1949年他就写道：

多么令人惊奇倘若设想
人的思想和个性